

《菩提資糧論》 第二十一講



各位朋友，今日就應該是最後四堂，這兩個禮拜是最後了。我們就講到資糧的修習，修習分開福慧辨，即是修福慧和地位辨，即是一類類的學習有先後次第。地位辨裏面，先講地上的菩薩，得力者修；後講地前菩薩，未得力者修。未得力修者，其實就是三件事，學習的過程，第一叫戒、第二就定、第三就慧。

戒、定就簡單，慧就開做四大類，一類就叫做修相行，即是修三十二種大人相；第二部份修法行，法行即是兩件事，就包括如法而修、隨法而修，即是法行和隨法行。法行就表示我們的日常生活應該如法而行，如法即是依著佛的教法去做日常生活上，就無說甚麼目的。你做人應該這樣做，如果你是佛教徒就應該這樣做，這個就是法行。隨法行有點不同，隨法行就是依著佛的教法去修行證果，證甚麼果？證我們那個大菩提果，那就要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即是你要修菩提、大菩提，怎樣才能夠成就大菩提，那麼這個隨法行，加上來就是法、隨法行。法行就是日常生活的行為。隨法行是修習證果的準備。

那我們上一次就在講這個法、隨法行。完了之後，就再修兩件事，一樣是教授行、一樣叫做法供養行，今日繼續處理法行。法行，我在上一堂已經講了一部份，今日講一百一十七首頌，講這首，心就應該好似金剛一樣，「堪能通諸法」，而心就好似一座山那樣(心亦應如山)，是「諸事所不動」，是不會讓一切煩惱干擾你，搖動你的心靈狀態。甚麼叫「心應如金剛」，金剛是甚麼何解呢？金剛就有兩解，一件很堅硬的東西，是不能夠破的，這就比喻煩惱的。煩惱好似金剛一樣，所以《金剛經》在玄奘譯本裏面，就是「能斷金剛般若智」，般若智很堅硬的，連金剛那麼硬的都可以破它，能夠斷除金剛，這個就表示金剛鑽，diamond，全世界最硬的東西，diamond。這處不是這個意思，這個金剛是第二種意思解釋，第二種意思是一種武器，是無堅不摧的武器，很堅硬的東西，你怎樣堅硬，它都可以擊破你的。譬如，我們以前割玻璃，就取一些很碎的鑽石割玻璃，拗開兩邊的，因為(鑽石)是最硬

的東西。這處的心如金剛指後一種，指武器，指武器無堅不摧，即是表示你修菩提行的時候，你是所有東西都會學的，一切明處都學的。一切工巧明處無所不學，是遇到很多困難、不能夠通達，即是你的心很堅強，好似金剛武器那麼堅強，是無堅不摧、無堅不能夠通達，這處是這樣解釋。這處是講能通達的意思，力量來的，心是很堅強的意志，任何困難的東西都不會阻得著你的。

第二個有比喻了，心好似山一樣，山即是不動，不動心，所以孟子的不動心，講不動心。不動心即是被世間一切的諸事都不能搖動你的心，不動心。這樣就講諸事所不動。孟子所講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，不動心。孟子講不動心是這樣講的，這處佛家講不動心一樣，是包括一切世間的諸事。有八種東西不能搖動你，我初初……因為注解無講這八件事，八種世間法不能夠搖動你的心，我初初懷疑是一般那個無常的八類，但是我最後不用這樣解釋。最後改用了以前的解釋方法，即是以前講就有幾項東西應該不會使到你的心態受干擾。哪幾樣東西？第一，這個利養，你的名譽，別人對你的讚歎，你的快樂，這四樣是積極方面，一般人會被它們搖動。別人在你面前講幾句好話，於是你就很開心了，這些是搖動了。

另外那四樣是不愉快的東西，很容易被它們搖動，哪四樣呢？就是不利的事，對你不利的，譬如曾超群老闆，她現在不利，因為為何？「執笠」（倒閉），那搖不搖動她的心，要看一看她。如果她是佛教徒的時候，能夠達到這處，心如山一樣，心堅定到好似山，「心亦應如山」那樣，不會因為這個事業的失敗而動搖。無名，壞的名譽亦都不能夠搖動你；訾毀，訾就是詆毀意思，別人誹謗你，你本來不是那麼差的，別人抹黑你、中傷你，「唱衰」香港，「唱衰」都不用害怕，這些叫訾毀，不為訾毀所動。最難就是苦，一切三苦，苦苦、壞苦、行苦都不會搖動你的心。那是他講的不能夠搖動心有八樣東西。儒家講三樣東西，儒家即是富貴搖動你的心，富貴包括甚麼？其實富貴即是等於利、名、讚、樂就是富貴，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，貧賤即是這些了，無利、無名不能夠移動你的。威武不能屈，用強力壓迫你，如果這樣做，取你條性命，這樣就不屈服的，那這個無的。所以儒家用三種不能屈去比喻心定如

山；佛家用八種，各有取捨，但是精神一樣。儒家所講的修行跟佛家都有相通處，亦都反映出佛家不只是在深山修行的，是從日常生活方面講修行，這八件事是日常生活的，是嗎？是講修行的，這個才是佛家的積極精神，不是上去深山躲避，因為躲避沒有用，躲避時有一些客觀環境一出現的時候，那些利、名、讚、樂、不利、無名、訾毀、苦會出現的，這些你是避不到的。這個客觀環境使到，命也，命來的。現在有兩樣事物，一樣是命、一樣是性，它不是性，性是與天俱來叫性，命是客觀環境的，你是正人君子又怎樣？壞人就說你，壞人說你。

所以仁者是「能愛仁，能不仁」，你是仁者，不仁是別人說你，一定攻擊你，你不可能沒有(受到)攻擊。不可能的，你做好，又有人說你；你做壞，又有人說你。你好，少些人說你；你壞，君子罵你。完全無人知道你就好，完全無人知道。如果你有少少成就，這些人不知道，你寫一篇文章出來，跟你有共同觀點(的人)，(也)一定有相反意見，尤其民主社會更加有相反意見。如果民主社會有相反的意見，你不能夠容納，你就做不到這點了。做不到這個「心亦應如山」，這點做不到了。請你稍後加下去，改了它，改了我的講義，改到下面……

這個就是內證法把以前所用的資料在同一本論，用以前講過說法落去解釋後面，一定可取過在另外一些資料來到……雖然另外有八樣東西，即是無常等等、剎那生滅、相續、老、苦、死，這些都可以，但不是很好。這本論是無講到這些東西，而下面那八樣東西，我們在前文已經講過一次，就用回前面的解釋，這種叫做八種世間之法所不會搖動你的心。頌一百一十八，「喜樂出世語，莫樂依世言」，你要出世的道理，出世的語言文字、出世的理論，你應該喜歡去閱讀的、喜歡接受的，「莫樂依世言」，依世間的，與貪、瞋、癡相應的一切學理、論調等等，你不要覺得它快樂，不要去接受，不要接受而覺得快樂。

另外，「自受諸功德」，即是有些修行的人，他有功德做了，譬如他是守戒很好的，譬如守苦行，修苦行，頭陀戒，修頭陀戒很辛苦的，那你讚賞他、欣賞他修這個

頭陀行。你自己欣賞之外，別人的功德欣賞之外，「亦應令他受」，如果介紹這個頭陀行予其他人，他能夠少欲知足的，讚賞他，不但你讚賞，還把你讚賞的這個功德介紹給他人聽，其他眾生聽後，使到他都讚賞。這處舉一個例，這個例恰恰就是下面這處，自在比丘就舉了，這處所謂「自受諸功德」，他是舉甚麼？「若有諸受戒學『頭多』等殊勝功德」，你應該讚賞。「頭多」這個字，即是苦行，即是頭陀行，頭陀行是一種戒來的，所以它是屬於頭多，dhūta 就是代表苦行的意思，即是有一些修苦行的僧侶，你欣賞他，你就能夠接受他，而且不但你接受、你欣賞，還要介紹這種好的行為給其他眾生去讚賞和欣賞。

這處就是一百一十八頌了，裏頭講的道理差不多已經講了，不用重複了。不如看一看呂澂先生的解釋，呂澂先生的《講要》，這處是講法行，法行是甚麼來的？與隨法行有甚麼不同呢？在自在比丘(釋文)沒有介紹，呂澂先生就講：「『法行』者，(從)日常生活行為」，叫做法行。為何叫做法行呢？「如佛所說，皆應隨作」，行即是隨作，隨著佛所講的道理，行即是合理的道理叫做法，合理的道理叫做法行，最合理就是佛所說的道理。你是佛教徒，你當然要接受了。根本佛所說的道理哪些地方講得不對，你都可以不接受的，不過你先發現他的不對，如果你未發現他的不對，你要接受，依法不依人。到現在來講，釋迦所講的道理，差不多都是合理的。因為佛教徒差不多都要接受。這個隨釋迦所教法而行，還要「自作教他」。自己是隨法而行、如法而行，亦都要教他人都要如法而行。為何？

教他甚麼？「導其敬法」，教他們敬重佛的教法，即是要修習了。擁護他、供養他，應該施淨施，甚麼叫淨施？即是無私的施，你布施是無目的，只是要一個目的，就是成就大菩提而布施，這叫做淨施。如果你布施，希望有回報的，希望你將來得到人天果報，那就不是淨施。這個是染施，這個是有目的，要無目的。你的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禪定全部都是淨的，是無目的。無其他目的，除了成就大菩提，從悲心出來做就是無目的了。那要使他自己和他人恭敬於法，對於教法很認真，很敬重它的。尊重而不謗法，不會毀謗教法。怎樣對外道？「於諸外道」，對外道「勿躁勿隨」，

你不需要……他人攻擊佛教，你的心就不需要生氣，那你就修不到行了，修行就不要躁暴；有人罵佛教，你都不要躁暴，然後忍辱他、先忍受。然後你就不要跟隨他罵兩聲，是完全跟隨他們，你就退轉的，違反你自己本來的思想，這樣就不對。既然不躁又不隨，那麼怎樣？心就好似金剛一樣，是「通達法義」，對教法的義理好似金剛無堅不摧、無堅不破，破義理即是了解到佛的教法。「亦似大山」，大山是八風吹不動，用怎樣強烈的風都吹不動我這座山，穩如泰山。於是「不為事擾」，不會為八事擾動你的心。「懷出世心」，經常都懷著去出世即是求大菩提，不要為世間的利益而用功，是以大菩提為目的而用功，而不隨世間，不要為世間的事而花太多時間。這個不是不做世間事，你做世間事業以甚麼為目的呢？以出世為目的，以入世的方便善巧，而去達到出世的目的。

因為以前講過，世間的事我們不能夠不理會。不過就不能夠只為世間，這個生世間、生天來做最終目的。你最終目的是為出世，得到佛的果報，這樣來度所有眾生。即是以出世的心，去做入世的事業的意思。那這處說，那我讀書不用讀；我家裏污穢不堪，我都不用清理、我亂拋垃圾了，不是這樣的意思。這些世間事你都要做，但是你懷著出世心去做。所有功德，即是這處是回應了。世間要做，但做世間功德迴向給所有眾生，將你的果是迴向給眾生，迴向眾生甚麼？迴向眾生的大菩提果，使到他們能夠成大菩提。「如是所行，如法而行」，如即是依的意思，如字是 ya 音，ya-yu-yu，於和 ya-yu 一樣，不過調不同。如字、於字一樣，同聲、同韻，聲韻是一樣，不過是調不同。所以如字就解於字的意思，於法，是依著教法而做。「不行非法」，法字剛才講了，合理的事叫法，非法就是不合理的事，就不是佛所教的東西。非法即那些不合乎佛的教法，不合理的事，我就不做。「此非脫離人生而全不問」，是跟世間人生是相呼應來到修行的，不是離開世間的事，不理世間人生，不是這樣的。世間人生怎樣理會呢？是如法而行，這點叫做法行了。這節除了法行裏面，接著就是隨法行，即是下面那處。

b 段是隨法行，明隨法行就是說明怎樣依佛的教法而修行，這處的目的就在乎修

行，是在乎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即是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那些五力、五根、七覺支、八正道，我講完了，大家都很熟悉的。因為佛教徒對這些很熟悉的。下面都講甚麼叫做四神足，稍後有整段來講四神足，那就有很多首頌。先看一百一十九首頌，「修五解脫入」，修五種解脫而得以入菩提果，哪五種呢？下面才講，好似說法，為他人說、為自己說、讀誦等等，下面才詳細講。「修十(種)不淨想」，即是這個有十種觀身是不淨的，十種觀身不淨，以前都講過，下文又再講。另外就修八大丈夫覺，叫做八大人覺，一個聖者，大人的意思即是聖者的意思。即是一個聖者修行的時候，他有八種事應該覺解的，八大人覺。有本經叫做《八大人覺經》就跟這處不完全一樣，有些相同，有些不相同。《八大人覺經》有一部份是跟這處相同的，有部份是不相同，下面讀下去，你自己知道。

「亦應分別修」，即是你亦應修法、隨法行的時候，你修三件事，一樣是五解脫、第二樣，即是修五解脫來分別修，修十不淨想這樣分別修，修八丈夫覺這樣修，先看看這個自在比丘的解釋有用的。「於中『解脫入』者」，現在修五解脫入，哪五種？第一樣，「為他說法」，要為他人說法，即是你懂得佛法，就不只是自己受用的，或說給他人聽。有機會就跟他人講，別人問到你，你可以告訴他。別人不問你，你覺得那人的機可度他，有機可以說的時候，你都可以講，看看他的反應如何。有時說法就未必要對他人講，對自己講都可以的，這麼有趣。第二了，「自說法」都可以，為自說法，你講給自己聽，即溫習。那本《金剛經》，你試試將它自己講，說給自己聽，一樣可以。要自己講一下才知道難處，「教然後而知不足，學然後而知困」，你試下教別人，你就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，你會翻查資料，所以佛教我們不但要說給人聽，說給自己聽，這麼有趣。尤其你未說過給別人聽的時候，你是初學者的時候，你試一下先說給自己聽。如果你說給自己聽的時候，發現不足，你自己會尋找解決方法。那麼再說給人聽，那就很容易了，有信心或者效果就更好了。那就說給自己聽都可以。有時候，熟悉的時候未必說，誦都可以，教人念整本經，你有空時，你將《金剛經》念一下，念一下都有好處的。《金剛經》有很多精彩的道理，譬如發心，你放下很久，沒有發菩提心，念《金剛經》就是發心，「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

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」那串文字便是發心，是發最上心。最上心就是「滅度無量眾生而實無眾生可滅度者」，那麼無相的，這些發心就是最無上發心。你將它讀一下都有好處，你讀一下的時候，都使到你忘記的事，現在重新回來，於是對你修行、做人都有好處。

所以我見到很多基督教徒，他們早上在上班的時候，他們花二十分鐘用來看《聖經》，我有幾個同事，他們都是這樣。他們九點鐘或者八點半上課，他們八點鐘就讀《聖經》，讀半小時。他們自己讀，關門自己讀。另外，我每朝都去公園，去耍太極，我見到一兩個學生，他們都拿著本《聖經》，朝早看的。外教都如是，何況佛教？佛教的道理是比基督教是高深很多，他們最淺易的《聖經》，都經不離手，何況……即是將以前讀過的教法，自己讀一下它，讀下它。譬如儒家思想一樣，你很久沒讀《孟子》，有空拿本《孟子》由頭讀一下，你十年(前)讀過，十年後再讀，你發現有很多新的東西，因為你的人生經驗多了，你的理解深度已經改變了，佛經一樣。所有世界道理都一樣。

這個是第三種解脫入，就是自己自誦，讀一下它。第四種就是「於法隨覺隨觀」，因為你不只是拿本書來讀，看一看世界，是嗎？看見到，發現有甚麼問題，跟你(所讀)的經論裏面如何相應覺觀，譬如無常，看看這個世界是否無常？發現真的無常，苦、空、無我，看這個世界是不是，如果你發現是的時候，是相應，那你就會更加堅信。只是用我們講的權威學說告訴我們，你不一定堅信的。因為那些資料你是搜集得來的，你無實際經驗的，所以資料都是假的。是你自己透過你內心世界與客觀那個現象相融合，而覺得它真的如此，那個才是真正的知識。禪宗的好處是這樣，禪宗不需要讀經的，我們悟出的與我們相應就是，那這個時候的悟很重要，因為這個悟不是別人告訴你的，你自己內心世界自我發現。不過有些蠢點的人就一生都悟不到一、兩點，你聰明到極點的時候，所到的地方，事事留心皆學問，所有地方悟，這些是上上智，所以禪宗謂上上智者說，不是中下的人而設。如果你有上上智，亦都是束書不觀，你可以將佛經不看都得。不過如果你不是上上智的時候，即是釋迦牟尼都是無佛

經看的，因為他創佛教以前，哪有佛經？為何釋迦牟尼可以不看佛經悟道，你不看佛經就不可以悟道呢？禪宗的人就是這樣的看法，釋迦牟尼可以這樣做，為何我不可以這樣做？不需要讀佛經的，不過那些人不是普通人，他們有特別的資質，天賦是特別的，這是第四種「隨覺隨觀」，觀察世界而有所領悟。將你入定再觀到的又可以，你所觀得的結果，又可以跟以前過來人談一下，讓他印證你，他把他的心得，(你把)你的心得，大家傾談一下，就引證。五是「取隨何等三摩提相」，取隨何等相即是你能夠入甚麼三摩地的時候，就入那個三摩地。三摩地有很多個定，譬如我們在未正式入三摩地定的時候，是九住心，是隨你能力，你是初住、或者二住、或者三住、或者四住、或者五住、或者六住、或者七住、或者八住、或者九住，隨你的能力而入。每一住心就會有一個相。

譬如初住，於是內住，即是外境向內心作觀。這住就是內住。接著是等住，是平等住心的，前個剎那與後個剎那，一散亂就拉回頭，就因應你的能力。那麼真正入定的時候，就是初禪，你就由初禪再上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你喜歡再上，這個是色界定，那你修無色界定，便是空無邊處、識無邊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，因不同的修行過程，你就領受不同三摩地的定的相，這個是取不是執，這個取是受的意思，是受那種相，接受那種相，就叫修定。三摩地，samādhi，是定的意思，是等持，是平等持心。對境是平等住心，又叫做正念住，正念把心平等，上一個剎那與下一個剎那是會改變到境，平等而住的。這樣叫三摩地。三摩地叫等持的意思，這個叫五解脫了。那十不淨想懂得了，以前講過，這個不淨觀講十樣東西，譬如這個人情欲太多，於是就要修這個行為了，修這個不淨觀了，那照讀一次，已經講過了。譬如好似觀想屍骸是脹的、屍骸變得青瘀、屍骸又發膿的、發爛、屍骸又潰爛流些血出來、屍骸被蟲咬的、屍骸四肢脫落的、手腳分開脫落了，於是整個身體不見了，分散了，一堆都是血來的，血塗想。那麼肉全部沒有的，只餘下一排骨。十種觀。你日日這樣觀，你就沒有情欲。佛就說人情欲過盛，可以在定中入觀，觀這十種相。佛又說你過份觀這十種相，又有不好的地方，你的人生會消極，很消極的，那就再觀些快樂的事，就觀十六種觀淨土、觀佛身清淨的相。這個染污相之外，再觀清淨相，那就可以

將它中和，使到平衡、使到積極人生與消極人生得以平衡。所以佛不是叫你不淨觀，永遠都觀不淨，不是這樣叫你的。是如果你的情欲多就觀不淨，是嗎？瞋恚心多就觀慈悲這樣，散亂心就觀甚麼？觀呼吸。對治的，即是你有甚麼毛病就用甚麼，因病與藥來到對治的。你無那種病就不要強行來，就不需要這樣，你自己反省一下我是甚麼病就用甚麼藥去治它。這樣去對治它，這處十種。

即說修了隨法行可以這樣觀的。有八大人覺，即是八大丈夫覺是甚麼？有八樣東西，譬如第一樣就是少欲合理的法，佛的教法，多欲就非法，多欲就不合理的，不是佛的教法，第一，這個是初覺。第一樣領悟的地方。第二樣領悟的地方就是知足，是合法的，是合乎佛的教法，不知足就不合乎佛的教法，第二種覺。第三種遠離煩囂的環境，即是不要趁熱鬧，因為佛教徒不喜歡趁熱鬧，喜歡住在清靜的地方。你喜歡熱鬧，太喜歡熱鬧就叫做非法，雜鬧，熱鬧、嘈喧的地方，你喜歡就不合乎佛的教法。遠離喧鬧是佛講的教法，就要遠離喧鬧，盡量遠離喧鬧。那麼發勤精進即是做善業的行為，勤於做，這個就是合法的，合乎佛的教法。懈怠躲懶，樣樣都不做，踢都不動，不喜歡讀書、不喜歡做善行的，不喜歡修行、不喜歡打坐，那這些叫做不合法，不是佛的教法，這種第四種。第五種是「安住念是法」，安住正念即是，甚麼叫念？念就明記不忘，對佛的教法是明記不忘，對善行是明記不忘的，當你定心的時候，對境是明記不忘，這樣就叫做合理的，合乎佛的教法。如果你不能夠安住正念，忘失了正念的，那叫不合佛的教法，非法，這個是第五種，第五種覺。第六種覺是入定，亦知道修禪定，這個就是合法的，合乎佛的教法。那些不修禪定，即是不喜歡修禪定，喜歡散心入定，這樣是不合乎佛的教法，這個第六種，第六種覺。是八大人覺裏面第六種覺。般若就是合法，合乎佛的教法，不修般若智慧，這個就不合乎佛的教法，第七種覺。對於不喜歡戲論的，這樣就合乎佛的教法。

喜歡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難哉矣」，這些就不合乎佛的教法。跟儒家一樣，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」，那些是戲論，孔子是責罵這些人的，釋迦牟尼一樣責罵這些人。這些是戲論，如果喜歡戲論，這些人不合乎佛的教法。這個是第八種

覺。八大人覺是一個聖者修行是有八點去清清楚楚、明明確確去理解到的，那就是上面那八樣東西。所以修菩提行，你將來就是甚麼？雖然你現在是地前修，但你將來是地上，將來成佛的。所以你一樣可以好似八大人覺那樣去了解甚麼是合乎佛的教法，甚麼是不合佛的教法，你要清楚的，你要覺解的。八種覺了，這節就是大致這樣，下面不用講了，下面就比較容易理解。

接著就是第一百二十首頌，還有四十首頌，一百六十首頌。「天耳與天眼，神足與他心，及與宿命住，應修淨五通」，即是要修神通，第一百二十首，隨法行要修神通的。小乘人就未必修神通，有些不懂神通，大乘人應該修神通，目的不是要誇耀自己功能，而是透過神通就可以度生的。所有宗教都有神通的，耶穌基督「五餅二魚」，表演神通，那些癱了的人，他們一說信耶穌，就能夠起行了，就起身行；那些發瘋的人，即刻就不發瘋；啞的人都懂得說話。這些是神通來的，所以世界所有宗教都有神通，因為有神通，很容易就得人信賴，在大球場，誰人是跛的就出來了，我即刻用神通治好，就會有很多人相信你的宗教。一般人來講，對他們講得太高深的道理是很難接受的，初機。你講一些對他生命攸關的事，覺得脫他的苦，拔他苦的時候，他會即刻信受。即刻信受，神通有那麼大的好處，所以所有宗教家都很重視神通，佛教大乘的亦都很重視，要修行神通的。修五種的，一是天眼通、一是天耳通、因為神境通又叫神足通、他心通和宿命通，宿命住，即是你過去住那個世界，你是怎樣住的，過去是宿命通。「應修五通」，修這五種神通，下面我又會再講了。下面講那個修四神足，就是修神通。四神足本身就是講神通，那就講這五種神通。一百二十一首，就是這處了，一百二十一首頌，怎樣修？

要講才可以的，就透過四神足去修，「四神足為根，欲進心思惟，四無量住持，謂慈、悲、喜、捨」。先解釋甚麼叫神足？神即是神通的意思，足就是你所立的地方為因，即是修一些禪定，修禪定為因，可以獲得神足的果、神通的果，這種禪定的修法就叫做神足。神足是這樣解釋的，神足是獲得神通的所依，足是依，你站著即是依，足是站著，所以要修止觀、要修定。它是禪定的，四神足是禪定來的，因為禪定

做因、做足，做所依，將來能夠產生神通的果報。這個就是四神足的意思。四種神通的修法。哪四種？

第一種叫欲神足，即是你希望得到神通最主要，你連希望都無的，你自然不會修習神通，譬如我都不喜歡神通，你修來都無用的，他不會的，都得不到。譬如你在大學走來走去，在浸會走來走去，我都不想入，你一定不會入浸會讀書。你要有 intention 去讀書，intention 就是那個欲神足。即是欲是得到神通的第一個因。即是你希望去得神通，你連希望都無，就一定得不到。

第二，精進神足，進即是精進，就叫勤神足。要勤修行修定才可以，要勤力修定做因，將來你得到神通了，勤神通、勤神足。第三心神足，心能夠覺解，即是能夠發揮神足的用，心能夠在定裏面很寧靜，心自然能夠顯示神足的功能。心神足就顯示神足功用，即是神通功用。因為透過定去觀，譬如你說他心通，在深定裏面觀你跟你有緣的眾生，他的心在想甚麼？譬如有一些煩惱干擾他，想一想他有甚麼煩惱？你在很寧靜心的境界裏面，是意識裏面，就顯示那個人心是受了甚麼煩惱干擾，那你不知道的，這個就叫做心神足。透過定裏面，去知道、發現神足起用。思惟神足，方便善巧能夠將神足大用發揮出來，這樣叫做思維。

你觀想，譬如我初初能夠知道心是怎樣，但我詳細問這些煩惱是甚麼煩惱呢？煩惱是何時干擾他呢？要思惟、要作意，那就要作意思惟，這叫思惟神足。分開四種神足要修的，你要先修定，修甚麼定才可以大乘四神足與小乘不同，很重要的。因為我們學神通不是要古靈精怪，去偷他的 Rolex 手錶放在甚麼櫃，我找人去偷他，不是這樣。我的目的是要度生，我的目的跟一般人不同，小乘人修神足是自我解脫。大乘不是自我解脫，所以你發揮大乘的神足的作用時候，先決條件就是先修般若。修甚麼？先修四無量心，就要安住在四無量心。四無量心，心是定來的，四無量是定的名稱。住持在、安住在，持你的心在四無量，安住和持心，在四無量裏，哪四樣事？安住在你慈無量心定裏面、安住在悲無量心定裏面，安住在喜無量心與捨無量心，通常就先

修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由慈、悲、喜、捨入，那時候是九住心。即是說剛才講那些內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近住、調伏、寂靜、最極寂靜那九種。那九種裏面，你可以修慈、悲、喜、捨，修到成熟之後，你的心就完全心一境性，即是等持，你的心完全是平等持心的時候，就入初禪。就由初禪的時候，才修這四神足。如果你這樣入四神足發揮作用，就不是自利，不是自己解脫，就可以利他。因為你慈、悲、喜、捨這四件事是利他的。你的慈就給予樂，悲就是甚麼？拔苦。悲就好似你的兒子，你獨子就……有四無量心是大菩提的法體之一，另外一個法體記得叫甚麼？記得嗎？六波羅蜜多，有兩種法體。

那種原動力就是四無量心，那個真正體是六波羅蜜多，即是初初我們講這個《菩提資糧論》的開始分析了它。現在要講怎樣用，要用落去修行那處，所以叫做地位辨。落來分為戒、定、慧來修。在講慧，在修慧，所以將六波羅蜜多、四無量心，在慧裏面怎樣修？即是這樣修，在你修四神通之前，先修四無量心，然後四神足利他的大業就能夠發揮，如果你不修四無量心，你修的神足是小乘的神足。如果你是外道都修神足的，那種神足可能是作惡都說不定，那就不是大乘的精神，不是佛教精神。所以佛教修之前，修四無量住持，住你的心，在四無量那裏，而又得到入正式定，即是初禪，這樣就修四神足。一方面很容易發生那應有作用，第二方面就符合大乘自利和利他的精神。講到這處，這處的文字就不用解釋。我講完了，即是你自己看就可以。這段文字是解釋四神足的。

接著，四神足之後，就是「四界如毒蛇，六入如空村」，這樣去修智慧，「五眾如殺者，應作如是觀」，即是觀甚麼呢？觀四界好似毒蛇一樣，怎樣四界？界有兩個解釋。界即是分類的意思，界類、界類，譬如我們說譬如地界，地那類，水界，水那類，火界就是火類。這處的界還有第二種意思，界即因也。界字解作因，因是構成宇宙的物質現象，是由四種元素、四種因、四種極微，哪四種極微？地、水、火、風，這四種極微，四界即是地、水、火、風。極微又叫四大，因為四大可以構成四大物質現象。舊時因為化學的知識有限，可能釋迦牟尼懂得都未必會講出來，因為眾生不接受那麼深奧的化學，即是 elements 有幾類，有四大類。就不只是印度，在希臘的科

學，初初是講世界的 element 只有一種，水一種，後來就講四樣。地、水、火、空氣、土等等，四種東西，中國叫做五行，是嗎？五行，一樣的，全世界一樣，因為初初科學未發達，世界存在的事物分到最細，就是四大類，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風，叫四種極微。觀這四大極微好似毒蛇那樣去咬你，這樣作觀。這樣即是為何？我們的身體由四大所造，我們的軀體，我們的色蘊是四大所造。色蘊會病的，稍為失調，火多你便躁、水多就你又怎樣、怎樣，風多就肚就會「咕咕」聲，這樣就失調了。

失調就會好似毒蛇那樣咬你，所以你不要執著四大是寶貴的東西。四大是會引致你痛苦的，好似毒蛇引致你痛苦的。那你不會執四大，叫你不要執，因為你不執四大，即是你無法執。他目的是希望你不要起法執，那就無法執。又無我執，觀那個我體是五蘊來的，而你觀那五蘊，色蘊，四大是色蘊。好似毒蛇一樣，會殘害你的身體，會中毒的。分分鐘會咬你一下，這樣觀法。這樣好似很消極，再看看，未必消極。六入即是六根，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即是六入，就叫做內六處，又叫做內六入。對向就是外六處，外面那六塵，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就由內六處對那個外六塵。觀內六處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，就好似空的村，即是賊人所住的，不是軍隊所住的、不是人所住的，是賊佬所住的，分分鐘被賊佬打死的。即是表示你不要太過依靠六根，你不要執著六根最珍貴、最值得珍重，這些會腐壞。甚至會使到你整個修行受障礙的，這樣觀，這樣你無了我執。因為通常我們執我的時候，會運用六根去造一切業，那你就需要守護你的根門。它好似賊佬，無人所住的村一樣，會害你的生命的六根，你應該好好地守護它。好似守護賊人，使到他不要走入去空村一樣那樣，要這樣觀。

第五，「五眾」，五眾的眾，即是一堆東西。五堆東西，大家猜猜是甚麼？五蘊是嗎？眾即是聚、蘊者即是積聚意思，五種積聚體，你應該是觀它是能夠殘害生命的賊佬，即是你不要執五蘊是實我。執實我的時候，你就是法執加上我執，這樣就是觀五眾，將會殘害你生命的。你不執它就好，你執它就殘害生命，得不到解脫的。這樣應作如是觀，這樣觀，你的智慧就增長了。因為破執，大乘破兩種執，一種人我執，

一種法我執。就叫人我執、法我執都講完，其實在外道講全部都是人我執，為何？因為我們的生命體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嗎？這個就是色蘊、這些就是行蘊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蘊，是嗎？下面那五聚加起來，五蘊。這處講五蘊，不過五蘊裏面，每一蘊就是法執，就是破法執，譬如色蘊裏面，那四大就是法執。你執它是實的就是法執，你說五根裏面，每一根是法來的，是我所。即是我執與我所執破，你發現《菩提資糧論》所講，是跟傳統講的一樣，為何翻譯不同呢？翻譯不同，因為它早，它不是用玄奘的名稱來譯。即是玄奘是翻譯四界，四大是嗎？

下面的六入叫內六處、六根，譯作根。那五眾譯作甚麼？五蘊是嗎？鳩摩羅什就是譯五陰，陰字。因為大家是不同的譯者。譯法不同，佛經就是這麼麻煩，同一概念幾個名稱，五陰是它、五蘊又是它、五眾又是它，你就很麻煩，所以有一本字典。你就讀過，你不是不懂，不懂名稱而已，你的道理你都是懂得的，你稍為翻翻它，五眾即是五蘊。有時候你想想五眾即是五堆東西，即是五蘊，有時悟出來，如果悟不到就翻一翻字典，翻翻普通的《佛教大辭典》之類。這樣就了解了。這處大致就講完了隨法行。

看看隨法行之後，《講要》就是呂澂先生的解釋，「次說『隨法行』」，隨法行即是甚麼？隨法行即是「三十七菩提分法」，即是剛才講過，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正斷、四神足，加起來，有三個四、兩個五、一個七、一個八，合起來，最後八正道，那就是三十七道品。三十七個修行 items、項目，那就叫三十七菩提分法。甚麼是菩提分法？分就是因的意思，法即是修行。有些叫三十種修行作因，開出菩提是果，這樣叫菩提分法。分字是因的意思，讀佛經是很有趣，界又是解作因，這個分字又解作因，在某些情形，它是同解，一個字有很多種解釋，有很多字是同一種解釋方法。這個就是自然語言，這個就是 natural language，必然現象，如果人為語言就不是了，一種 term 是一種意思。自然語言就不是的，很多詞彙是一個解釋，一個詞彙有很多種解法。原因是甚麼？原因是因為舊時居住的時候，這個部落、那個部落，每一個(都有)自己的語言。自己語言後來會溝通，於是我就承認你講，我就講「我」，你

就講「余」，於是余即是我，我即是余。余字是源自國民革命的余，即是我字來自國民革命，這樣溝通，於是我知道你講甚麼，即是我知道你講甚麼是一樣。ok 即是可以，洋人說 ok，即是我們中國人說「得喇！」(可以)，有人說好的、對啊，一樣的。我們舊時就很難走在一起，我就只講我自己那樣「得了」，你就講 ok，於是現在經常走在一起，我們溝通容易，communication 容易，於是一個村的人走在一起，於是一個意義有很多種語言。現在一樣，因為佛經，佛說法的時候，不是用梵文說的，是用土話說的，去每個村，那個村講潮州話，便用潮州話說法；那條處用中山話，就用中山話說法；那處順德人就用順德話說法；那處湖南就講湖南說；山東就山東說，應該是這樣說法。所以基督教都是的，有潮州語的講道、那個就閩南話的講道；那處就甚麼話。為何？所有宗教都是用回土話，即是母語的。因為(一個人對)母語的了解是最深切的，出錯是最少的。所有宗教，不只是佛教，佛教肯定的，釋迦那麼聰明，他無理由用一種話去為所有人說法，是說不到的。他一定要用回他原有的語言，那才產生效果。因此你會發現有些學校，用英文語言來教學，但是他修《聖經》那科是用自己母語教，原因就是這樣。譬如不用講，佛教(學校)裡面有佛學這科，在英文中學裏面教佛經，修考試的經，都是用他的母語考的，他不會用英文考的。譬如黃鳳翎英文中學，現在有無變了中文中學，我不知道，有沒有變到？那時候(學生)修佛經，考會試佛經科都是用中文考，好了，我們這個題外話。

解釋分字，即是你不要那麼「奄尖」(過份挑剔)，佛經那麼弊！分字解作因，因字又解作因，戒又解因，幾十個字都是同一樣解釋，你知道這種語言不是人造語言，這種是自然語言。自然是有這種現象，這個現象是正常的，所有學一種學問，高深學問一定是用很多種高深的語言才能夠表達。有一些民族自己要提高他們的教學水平，他們放棄了自己語言，他們用外國、外面語言教都有的，舉例，菲律賓大學用英文教，因為菲律賓話不能把一些高深學問講得清楚，那他們要用美國話，因為美國人統治過菲律賓。一樣很有趣，有些人的民族文化水準太低，那他們的語言可能不夠用。因為愈高深的文化，那個語言愈複雜，這個是必然的。佛教那麼難、佛經那麼難讀、佛的道理那麼難明，要用那麼多語言才可以，那麼多語言概念才可以，不是的話就講

不清楚。就不要怕困難，因為大乘是不怕困難的，所以對這些詞彙的時候，暫時就會花些時間去了解。你的心就好似金剛一樣，是無堅不摧那樣，這些是小事，查一查字典便解決了。

「三十七菩提分法」是大小乘共通所修的方法來的，大乘還有一項是不共通就是六度，即是六波羅蜜多，即是大乘所獨有的。為何小乘又修、大乘又修？我以前講過，因為大乘人度大乘之外，他們還度甚麼？小乘都會度到，所以小乘人怎樣修，他們都應該知道的，不但知道，連外道的事也會讀，譬如「十句義」是外道，現在玄奘法師譯了《十句義論》，是中文的，要翻譯外國人的東西。即是一個中國人，他是佛教徒，他寫一本論講佛經之外的東西，是回教的理論，一樣的，把回教的教典翻譯了一樣、把佛教的教典翻譯一樣，都可以的，我們佛教徒翻譯基督教的東西，因為釋迦牟尼，不是釋迦牟尼，玄奘法師都是這樣做過、真諦法師都這樣做過。《金七十論》，真諦法師翻譯的。真諦法師是佛教徒來的，《金七十論》是外道，外道都翻譯過來，翻(譯)別人的東西，都是一樣。這個不是只學自己的事，別人外道的東西都應該學才對。亦都說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居然寫佛典的事，譬如那個叫吳經熊，天主教翻譯《聖經》很著名的，在台灣寫了一本書，《禪(學)的黃金年代》，即是這本書很著名，《禪(學)的黃金年代》有翻譯出英文，在外國出了版，《禪(學)的黃金年代》就 “The Golden Age of Zen”，有英文版本。但是他不是佛教徒來的，他是天主教徒來的，固然即是這種思想是很重要，他才會寫這本書，亦反映出是跨越宗教的範圍去了解別人。所以佛教徒不只是了解佛教的事，大乘佛教徒不只是了解大乘，亦都了解小乘，道理在這處。

這個「三十七菩提分法」，約言之就是「四念住」，四念住就有兩種意思，一般解釋是「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」這四念住，但是在《雜阿含經》的原始意思不是那麼複雜的，四念住是你經常觀照你的身體，怎樣觀不講的，照如實觀，你的身體苦就苦觀、淨就淨觀，它是怎樣就觀怎樣。受又是，如實地觀你的受，如實地觀你的心，如實地觀法，這個是原始《雜阿含經》，原始講的四念住。後

來大乘就好似剛才那樣觀身是限著不淨，觀受就一定是苦的，不可以觀樂的。觀心就無常的，觀法就是無我的，這個就是大乘和後期……黃校長，黃家樹校長有一段文字專講那四念住的，你不信就自己打開看看，應該買這本書讀一下的，即是黃校長，黃家樹校長，他經常介紹人讀這本書的，不是因為特別跟他好朋友，我(跟他)都是好朋友，但不是好到是人都要介紹，但這本書真的寫得不錯，因為是佛教徒的時候，基本的教義都懂的，因為用最少的時間，然後掌握到比較可靠教義，這本書就是很方便的書，就是我所到的地方，譬如問我佛經要先讀甚麼？《雜阿含經》，肯定先讀這本書，我無辦法先讀《解深密經》，《解深密經》要很後讀的，後讀都不怕的。這個是基本的，這個是根本佛教的，你不讀不可以的。所以一定要介紹《雜阿含經》。那看哪一本《雜阿含經》最快？最少過失呢？就是黃校長這本，不知道他的書有沒有斷市，如果斷了市，就等一下，年尾的時候，在台灣會有翻版，就有第二版。

四念住了，一定修四念住，那怎樣修呢？「以心觀身，(觀)受、(觀)心、(觀)法」這四件事，這種是智慧來的。觀，如實地觀，所以霍先生經常講如實觀就是這樣，如實觀，在《雜阿含經》就是講如實觀，根本無叫你觀身是怎樣的，你如實地觀你的身，就是如實觀。又詳細解釋了，「四者所成之(智慧)」觀，「以念繫心，專注一處」，念即是記憶不忘，把我們的念頭繫念在我們的心中，專注一境而不要忘散，這樣叫做四念住。解釋念字，念即是專心一境，專心在我們身體的觀察，這樣就是身念住，是嗎？專心我們的受是怎樣？受念住，這處專心觀察一切，心是怎樣、一切法是怎樣，於是就是法念住、心念全住，就有四樣東西，就觀四樣東西，是專心去觀，是專注一處來觀。「由念而住」，念即是前念、後念記憶不忘，集中精神的意思。Concentrate，這個由念而住 concentration，即是英文，把精神 concentrate 到一點，專注一點，那麼就「故名『念住』」，念住即是念處一樣。念處即是把你的心住一處，叫做念住、又叫做念處，就叫做四念住。

「眾生知見，於法(起)顛倒」，哪些起顛倒？執不淨，你說其淨，「不淨謂淨」，於是觀身法。觀身究竟是淨抑或不淨？你就如實地觀身體是不淨，現在你洗

澡，老泥沖了出來，如果淨，哪有老泥？應該無老泥才是，你的身不淨。割傷手會含膿的，如果是淨哪有膿血出來？不淨的。那麼如實地觀，你不要加主觀的意識下去，客觀地它是怎樣，你就照那個現象不增加一分、不損減一分去了解它，這樣叫觀。佛教好 scientific，佛教人的四念住很重要，你不要加添一些東西，不要損減一些。加添叫增益執，不能夠如實觀的，損減叫損減執，又能夠不如實觀。你如實觀，你有智慧，你不如實觀，你無智慧。無明，這處是觀身體的，這處觀心法，法即是存在，譬如一件事物的存在，身體是怎樣存在，我們如實地觀照、是如實那樣了解它。一般人的苦是怎樣？顛倒，苦就以為是快樂，就如實觀苦，這樣叫做觀受法。普通眾生顛倒無常，說它是常，這就是四顛倒了。於是，你就如實觀一切心是跳動的，跳動不居，經常剎那生滅、剎那生滅跳動，它不是永恆的，這個是觀心法。小乘人就於是觀了這幾樣事，心法。小乘人說這是四顛倒，於是就修本來身是無常的、受是苦的、心是空的、法是無我的，了解到，於是就「捨生死瀑流」，我們生死預流一樣，我們就可以解脫生死了，「而入涅槃」。菩薩是否一樣這樣觀呢？

第二個問題了，這個小乘人，菩薩是大乘，「則於四法，不住眾生」一邊，即是「不住二乘邊執」，眾生是顛倒，又不住小乘的執著，小乘是執著實在有的無常、實在苦、實在空、實在我。大乘就說無常都是不實的，空又不實的、苦又不實的、無我又是空。因為不實，顛倒才可以剷除。如果顛倒是實就弊了，修行就無用，你不能夠改變它，正因為顛倒本身是不實在，所以我們能夠改顛倒為不顛倒。所以顛倒本身都是不實在。因此《中論》有一品〈破顛倒品〉、〈觀顛倒品〉，〈觀倒品〉，即是觀顛倒究竟是否實在？顛倒都不實在。如果顛倒是實在就弊了！不用修行，實在怎樣修呢？甚麼叫實在？不改變的，不能改變就是實。顛倒就是能改變的，所以煩惱是空，顛倒亦都空，所以即煩惱、即涅槃。

煩惱因為它空，他能夠體會到空，煩惱即刻沉沒，不能起，都不讓條件起。那你就入涅槃。原來煩惱即涅槃就是這樣的意思。因為煩惱是空的，涅槃又空的，從空言之，涅槃與煩惱無二無別，這樣觀煩惱，當下涅槃。小乘就這樣觀四顛倒，大乘就不

是，是「歸趣法身涅槃」，而認為你得到成佛的時候，你的無常變成常，那個苦是變成樂的、那個空是變成淨、那個無我就變了我，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。如果你執實的，亦都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」，這些都是顛倒。你說佛本身都是有痛苦，都是顛倒；佛本身都是染污的，都是顛倒。我們說四顛倒一般是無常而計常、無我而計我、苦計樂，這樣這個指染污法是這樣的，只要佛的法，他本身佛的身，那個法身不是這樣，調轉是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甚麼叫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？進一步問了。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只是一種比喻，因為眾生、凡夫是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而佛是跟他們相反，所以假名叫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就根本無永恆的、實在的我、實在的樂、實在的常、實在的淨都無，如果執著實在的常、實在的淨、實在的我等等，一樣是法執，不能夠成佛。所以講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是方便的講法，在《大涅槃經》後面那幾品有詳細講的。實際上《大涅槃經》是有部份先講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是實的，後面說不是實的，方便的，後面才是了義，前面不了義。

你不要執佛真是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那麼怎樣辦？你又說佛是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又說不是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要看你的程度而講，你是低程度，執著實在的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到差不多時候，你不要執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你執實都是顛倒。這處說一說都會糊塗，座上的朋友未必個個糊塗。因為他們稍為想想，知道這個是道理，因為境界高低，因不同的情況，甚麼叫做真？甚麼是假？是相對地講，不是絕對。所以大乘人就用來，佛的身是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，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不是執實，請大家注意，它都是空的，都是無自性。因為為何？現在這處講中觀，這個《菩提資糧論》是中觀學派，即是龍樹那個學派，我們要返去龍樹來講，就不能夠將第二種學派拉起來講。如果拉在一起講，這處告訴你這樣了解第二種學派講的，這個正宗就是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都空，不實在。第一點。第二點，呂澂先生就指出論文就有四首頌是嗎？四首頌就講哪些觀身？哪些觀受？哪些觀心？哪些觀法？那要分的，他說頭那兩首頌，是「正說不淨」，正說苦、無我這三個問題。中間二首頌，即是頭尾那兩首頌是這樣。中間那二首頌就顯現大乘所講的四念住，不共的二乘法，重點就是「無著」，無執著，你自己對著。大乘的觀法最主要是觀無自性，一切法無自性，

剛才我說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都是無自性，即是大乘。你執著有實自性，這個不是大乘，於是「以空性為境」，所以你才不執著。將這個四念住就分開它，頭尾即是第一首、第三首，是講三念處，中間是講不共法，二乘的不共法。詳細講了，初初第一首頌：「頌云『五解脫(入)』者」為何呢？是指依法修行的意思，依釋迦教法去修五解脫，使你生長智慧。接著第二首頌講「十不淨想」，即是修那個不淨觀，這個原來是靠身念處，是靠身念住，觀身不淨是嗎？不淨觀，所以是身念處。因為是觀不淨，即是不要貪著。至於「八大人覺」，那八種就叫做「受念處」，你的感受是怎樣、怎樣，這處講受念處，你回去自己對一下它。

即是「少欲知足」的感受，就不要去喜歡熱鬧的地方，又不要喜歡豐富的生活，這樣你的受是少欲知足。「少欲知足為法」，這樣叫觀受了。苦樂的緣由是由於多欲，是不知足，所以應該觀受，應該是知足的。至於多欲是不好，不只是佛教，孟子的儒家思想，亞聖一樣說多欲是不可以的，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」。老子講寡欲，老子又是講寡欲，孟子又講寡欲，寡欲的時候，你就有勇氣，有大勇氣，多欲，你不能夠產生大勇。寡欲，你的心安如山，多欲不能夠安如山。安如大山是不可能的，這處就講怎樣修寡欲，修受。修心念處。修心念處是哪裏呢？修心念處就是觀心無常了，是不會妨礙大用，就是講五通。因為五通，五神通是心來的，他在定裏面攝心，然後發揮心的作用，不要被其他東西妨礙了你，你的智慧就能夠貫穿一切的阻礙，而觀察到天眼、天耳、神境、他心和宿命這五種通，你和我為何觀不到？因為我們重重煩惱障礙我們，我們的智慧通達不到這些煩惱，穿不到這些煩惱，所以不能夠發揮心的大用。如果是這樣，是人人都可以他心通，所有人都有他心，因為你有障就不能夠有他心通。所有人有天眼通，不過因為你有障，就不能夠發揮天眼通，所以觀天眼，第四首頌講天眼等五通，這個是發揮我們觀心的大用，解釋通者是智證的意思，智慧所證得。你觀的「證法無礙」而顯示智慧，即是發揮心的大用。那麼「五通由神足而長成」，五即是五通，神即是神通，神通的因，是透過定做觀，修四神足，這樣你就能夠得到五通了。於是就神通、神足，神通是由神足所成就的。而四無量心就擴大能夠使到心，四無量心是使到心能夠擴大，菩薩的五通就跟普通的小乘不同的，是為眾生

的，是為眾生說法的，所以需要四無量心來輔助它。所以未修這個四神足之前，就需要修四無量心，因為你的神通不是用來自利的，你的神通是用來利他的。這個就是心的大用了，觀心，就能發揮心的大用。

「能知眾生勝劣品類，一一攝受」在剛才所講裏面，又講有四界了，四界即是四大，四界、六入、五眾(五蘊)等等內外諸法，這些是叫法念處。剛才四首頌就講了四念住，我不講你不知道，這個是觀法。法是怎樣修？修這個法念處，「觀四大如毒蛇」一樣，因為在小乘經是有一篇叫做《毒蛇喻經》，你可以看看。為何好似毒蛇？因為「四大不調，時生病苦」，好似一些毒蛇在篋箱裏面，「稍一不慎，即被其毒」所害，這個《大智度論》第十二卷有講的。又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、六處，好似空村無主人一樣，好似賊人所居，賊人在裏面，賊人分分鐘會殺了你的，所以你要小心觀十二處，六處、六根，不要執它實在。五蘊是法處，我們能夠觀到好似殺人的賊佬一樣，因為那五蘊會「離散」，好似將人宰開，身首異處，好似賊佬一樣，將你變做身首異處，好散離、離散的。破壞而無實我的，那個五蘊根本無實我，小乘人觀五蘊，五蘊是空的，色蘊是空，因為色蘊是無常，無常就苦，苦就無我，無我就無我所，又去觀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常，無常又空、又苦、苦又是無我、無我就無我所，整個五蘊都無我的，這樣觀。被你這樣觀，即是觀法了。

然小乘(人對)無我、空產生厭離感，而快些入涅槃。大乘人不是的，「大乘視之，更發勝心」，知道五蘊是空，空不是消極，是發殊勝的大菩提心，希望自己，雖然「知此身之不可(依)恃」，但是我可以得到「金剛不壞身心」，我成佛的三身四智，就是金剛不壞身，就不再腐壞。所以是眾生的依護之處，使到眾生依靠你，你普度其他眾生的，這樣就不消極，就不走入涅槃了。大家都是觀空，大家觀五蘊是無常，大家的終趣有異，小乘人快些入涅槃，大乘人不入涅槃，要成就三身、三土，轉識成智，目的要普度一切眾生……

教授行，即是你做了老師怎樣做法，你未做老師，你做學生，學生怎樣做法，這

麼有趣。《菩提資糧論》最後那兩句，教你做教授，那有甚麼條件去成就教授和修甚麼法呢？看看戊五，修教授行，慧有四種修法，即是第三種教授。先看看呂澂先生講，菩薩由(於)法隨法行，「證入法之實相」，諸法實相，透過法行證入諸法實相，證入諸法實相的時候又怎樣呢？釋迦牟尼都證入諸法實相，釋迦成佛的時候，證入諸法實相的時候是需要教授去教授你，一定要有教授指導你。釋迦牟尼佛都證入諸法實相，他需不需要人指導呢？他需要，在燃燈佛所，他授記。燃燈佛所授記即是表示甚麼？即是燃燈佛是他的教授，即是禪宗的大德，當他頓悟了之後，他找一位老師去印證，那位老師就是他的教授。譬如你一個博士班候選人，你是一個碩士班候選人，你寫論文，要有一個委員會，請一些校內的審查委員和校外的審查委員，審查你那篇論文，究竟夠程度取碩士、夠程度取博士未？那這個就是教授。教授是這樣解釋。

所以佛都需要教授，燃燈佛就是他的教授，即是燃燈佛的教授了。由此授記就證明了釋迦牟尼的言行是正確，是如法，法字是合理，叫做法，如法是正確無誤的法，所以為何佛講的說話叫做法？因為佛的說話是正確無誤，那麼叫做佛法。法字本來是這樣的意思。非法是不合理的，錯誤的、不正確的意思。非法就不是佛所講的說話。增益，如果你是這樣，能夠被他指導之後，知道行為正確的時候，即是你授記了，說你將來在甚麼世界，你就成佛，佛號叫甚麼、甚麼如來等等，所以你覺得我現在的修行無錯了，我走一條正路、我走一條正途，一定順著這條路行，一定能夠達到佛的果位。於是勤行精進，「增益其勤行(精進)也」，可以更加精進，即是這條路無錯。教授一定知道那位學生所行的那條路、研究那條路有沒有歧途，如果有歧途要指出他的歧途在哪裏。所以一個佛怎樣修行，即是你讀佛學的道理，一定要有教授指導你。

「經講菩薩教授行」，就無經比《大寶積經》詳細，《大寶積(經)》，原來《大寶積(經)》很詳細講，《大寶積(經)》裏面本來是單行本的，現在《大寶積(經)》不是的，是經集來的，有很多人翻譯的。本來就很簡單的一、兩品，但是現在很複雜。後來就有一部大部，即是本來《寶積經》一品而已，不是，有五品或者六品，後來就變做一個大部，幾百卷，《大寶積經》變了大部了。其中以哪部最主要呢？是〈大迦葉品〉最主要，你在《大寶積經》裏找〈大迦葉品〉，就是最重要一部份在此了。但是〈大

迦葉品〉就用十六段講菩薩教授是怎樣的，菩薩修教授行是怎樣修的。其初，那第十六品的初六段，是講「菩薩正行」，一位菩薩要怎樣做，來顯示菩薩應行的行為，現在這個《菩提資糧論》講這段文字，呂澂先生就說出自《大寶積經》裏面的〈大迦葉品〉。那麼不相信，自己揭一揭《藏經》第十一卷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第十一卷即是第十一冊，找出這個〈大迦葉品〉，那就你自己讀了，很長的，有十六大段。裏頭就分開很多內容，我把它分成十大段，根據呂澂先生自己分的，第一大段就講「四種得慧之法」，即是四種方法得到智慧的，因為你做老師要教授，無智慧怎麼教?所以你未做教授之前，要先培養你的智慧，甚麼方法培養智慧?有四種修行方法可以培養智慧的，哪四種呢?

第一「重法及法師」，即是第一樣生長智慧就是你尊敬佛的教法，和尊敬教你佛的教法的那位老師、法師，原來出家人叫法師是這個意思解釋，因為出家人是把佛的教法，他以老師的身份，做教授的身份，教懂你，這樣叫做法師。做法師是很(受人)尊敬的，是將佛的教法，他用一個教授的身份教導你明白，這樣叫做法師。照理不出家都可以做法師，即是他能夠將佛的教法能夠教懂你，他又是法師來的。對這些法師和教法本身，你應該尊敬，第一樣修行，第一樣修行。第二「亦捨於法慳」，即是你不要學識了一些教法，將它藏起來，慳起來不願教人，避免這個惡習。因為舊時的人很喜歡自己懂得十足，教東西只是教九成，留下一成慳起來不教，如珍如寶，簡直是保護自己，那麼這個就不對了。這樣就不對的，這是違反佛教精神，第二種修智慧。第三種，「教師勿捲秘」，即是教師不要在他教人的過程當中，就有一些地方是秘密不講的，不告訴別人的，你就教了，某些地方，你講得不清楚，這是不可以的，那就是捲秘，秘密的東西，或於兩點教不清楚，都不可以，第三。

第四「聽者勿散亂」，前面三者就是講給別人聽，第四是講自己，是他人教我怎樣，他人教你，你應該如法而聞，就不要起散亂之心，因為散亂之心，別人一講說話，你完全吸收錯的，會相反的。別人說不要執我，你偏偏執到一個我所有的，因為為何?因為你起散亂心，你不能夠如實了解那個教你的人講的道理是甚麼。修這四件

事，那麼就如法而行，看看「捲」那處，這處下面有一段。三「於示教時，當求契機，而無隱秘」，有一種契機的作用，即是你教的時候，你要十足十教導他人，就要對機而教，你如果不對機而教，就可能就有一些地方要收藏一樣，這點很重要，應對機而教，一百二十三這首頌，再多看一首頌……今日到這處，因為那首頌講不完，好了，今日講到一百二十三首頌，一百二十四(頌)下一堂才講…

-完-